

罗长江和他的文学

九十年代初，作家罗长江由家人陪同回到张家界工作和生活。他所植根的大湘西成就了他的文学大地，《大地五部曲》则是这样一部集大成之作。评论家谢冕认为：《大地五部曲》是一部宏伟的大地颂歌，也是迄今为止我读到的最长、最全面，也最系统的散文诗鸿篇巨制，是一部我称之为盛大华美的大地交响曲。

一

《大地五部曲》以泥土的声音开篇，对大地深沉的爱是从祖父聆听泥土的声音开始的。祖父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意象，象征着亲情和对童年、故乡的眷恋，也是文学的生命源头。罗长江的文学大地之根在祖父的瓦窑里。由已经很老了的老祖父想到古老的大地、永恒的生命，祖父是大地具象化的承载体。

□贺秋菊 在老祖父那里，种田种地、制瓦烧瓦是他和土地相互依存的方式，因为相互依存，所以彼此倾听、相互理解，老祖父一辈子种田种地，制瓦烧瓦，跟泥土有着手足之情。/他说，泥土是有声音的。作家一遍遍重返祖父的日常记忆，回到祖父耕种、烧瓦的日常细节。老祖父每天放慢步子，去田野丈量农时；去他那口瓦窑，用目光翻看一摞摞瓦片，如同翻看一册旧版的望星楼历史。/老祖父瘦瘦的，跟他拄的拐棍一样瘦。/蹲在晨光暮色里，吧唧吧唧吸烟，咳嗽，聆听泥土的声音，给二十四节气打分。在这放慢了步子的生活里，我们体味到了祖父和作家共同的泥土深情，创作的精神力量在这份深情中升华、孕育。

除了烧瓦窑的祖父，身着蓝印花布的女知青、放牛娃重生和重生爹的雷生崽，蹲在鸭棚望着鸭群啄泥觅食的鸭客佬，一生在茶园守候孟同归来的三姑娘，构成了罗长江文学大地上的历史人物记忆。我们读到了小雷生在惊蛰雷声中出生，在惊蛰雷声中淹死。女知青植下一株棉花苗，植下一株蓝草苗，植下一种美学取向。/以植物的心情，祈求雨水降临。鸭客佬习惯了蹲在鸭棚门口，隔着檐水远望炊烟下的村庄和进出村庄的红男绿女。或在晨光暮色里，或在无眠的暗夜，也或许是渔火飘忽的阡陌田垄、村庄的蓝印花布，他们来自广袤的大地，依存于自然万物，终将生命交付于大地。

二

一百年前，赛珍珠以其书写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农民生活情状的代表作《大地三部曲》以及她笔下的现实生活和中国传统民俗文化元素备受关注。一百年后，罗长江以长篇叙事散文诗《大地五部曲》展现了一位作家扎根大地的历史沉思、现实观照与诗意表达。

大地是罗长江的文学沃土，也是他的文学视角。

湘西南的风俗、风情、风物滋养着作家的精神气质，罗长江在书上表现出十足的用心和专注，通过对大湘西的成长史、民族史、风俗史拷问人类的生命价值。《收脚迹》通过当地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一收脚迹传说，书写了一个美丽而凄凉的爱情故事。长在屋边的白果树，怕有千八百年的历史，一雌一雄，下面盘根错节，上面的枝叶相连不分开。村子里一对年轻的夫妻双双在白果树下许下心愿。后来，丈夫被抓壮丁，去了台湾。两岸通航后兴匆匆归来，女人早已无望中与另一男人结婚成家，共同伺奉老兵的双亲。身为女人，真就让她的备受煎熬：几十年光景，也不晓得他一个大男人是怎么熬过来的。

文化生活之美亦是罗长江文学大地上的精神之美，女性正在承载着一切。在《裸月》中，作家从细微处落笔，用简练的笔法塑造了一位有过两次婚史、饱受折磨却依旧没有向命运妥协的女性形象。作品从女人与山上的大树同房这一巫术十足的习俗开篇，进入人物的现实生活，第一个男人猝死于建筑工地，第二个男人亡命于大货车追尾，于是有了长舌妇们背地里说她命里克夫，好在是经历诸多挫折之后，她遇到了同样命运坎坷却勇敢抗争且真心爱她的男人，她实在不愿意往后的日子再生任何变故，于是说服自己，依从了这一古老的风俗。女人调好猪潲，关了鸡鸭，会将老公一般悄悄出门了。这个画面是作家凝心刻画的特写镜头，悄悄在这里将女人的心思描画的惟妙惟肖。四处黑森森，她怕。/夜风吹落半片树叶一瓣残花，她怕。/红腹锦鸡突然嘎的一声窜过草坡，她怕。四个她怕，凸显了女人的勇敢和义无反顾，勇气来自心底的爱。她把眼前的树想象成自己的男人，随后，大胆地使用复沓式的抒写方式描绘女人想象中的场景：常青藤一般缠绕着，被鸽子叮在嘴里一般酥软着。在妙处难与君说的晕色中沉醉着，复沓式的抒写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罗长江笔下对月的书写。月与作家的遐想、与女性、与大湘西的浪漫文化密切相关。对不同的人来说，这月可以被赋予不同的意义。于罗长江而言，它是文学大地上的灯盏。

三

罗长江投入自己的生命体验创作，匍匐在广袤的大地之上，将情感投注在人民群众庸常的生活褶皱之中。丰富的生活阅历、人生经验和悲悯情怀，使得他在文学中从容地面对大湘西的花草林木，山河湖海，面对芸芸众生，表现出闪光的智性和沉潜的哲思。

在《大地芬芳》里，作者回望渔猎时代，从孙女叶子的阅读开始。让我让叶子读一本关于猎人和鹿的图画书。/猎猎时代，猎人通过猎杀鹿而获得鹿皮、鹿血和鹿肉，从而养活自己和他的妻儿。/一个种类的血肉延续了另一个种类的生命，这是宿命，无法改变。/但与贪得无厌的斩尽杀绝无关，它只有一个目的——基本意义上的生存。孙女叶子是罗长江文学大地上的生命的延续。大自然激活了叶子的灵性，作者写下了她满心的欢喜，森林醒来了。一大片光亮的绿色醒来了。/在一束花瓣被曙色刺痛眼睛的惊讶中醒来。/在一片叶子被远雷轻轻击落时的喊疼中醒来。在祖孙的共情中，叶子认识了会写诗的虫子，懂得了怎么听松和雷声，学会了与植物私聊，还会守候群鹰聚会、等待一场桃花雨，不自觉地走进老猎人的梦。

叶子仿佛大地上为万物生灵代言的小巫女。在这里，我们不由地想起了《大地五部曲》开篇那位已经很老了的祖父，这便是永恒的生命轮回和生生不息。跟孙女的对话中，熔铸着作家对生命的叩问与追索。叶子呀，草木是有生命有灵性的。/学会像阳光一样俯下身子聆听草木的心跳，会渐渐明白人也是草木的道理。

基于深沉的悲悯，罗长江笔下的牺牲写得悲壮、豪迈，坟墓是地下的村庄，唯有回归大地才能承接住一切情感与力量。《收脚迹》的结尾，老槽门前方晾了一条头发雨烟。/几只老鸦从村庄上空哇哇叫了过去，暗哑，苍凉，满腹心事的样子。/总归是深秋了。/一夜之间，白果树下铺满了落叶，色泽黄灿而斑驳。/在她眼里，落叶是他收走又搁下的一地脚印。《挖苞谷的老人》结尾写道：每年，她将对面山上那片种上苞谷。/一年到头，手中有挖不完的苞谷。/就这么一个人坐在门槛边，拧啊，拧啊。/拧着阳光在水笕间汨汨流淌的声息。/拧着小狗舐热脚背的亲昵。/拧着麻线线一般打结的山岚。/拧着尿片片一般臊人的云影。/拧着秋唱。/拧着春歌。/拧着岁月。/拧成一支永远的山歌。/拧成一个永远的传说。/拧成一片永远的风景。作者通过诗情渲染，让难以掩饰的情感在此处决堤，一泻千里。

罗长江已然意识到了人类回归大地，回归大地属性，重获大地的力量、大地的精神的重要意义。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学路径，努力建构自己的文学大地。他守望者老祖父的瓦窑，聆听泥土的声音，在他的文学大地之上继续开拓。

（作者系青年评论家，湖南省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）

斑茅的召唤

□ 石绍河

离我家居住的小区不到一百米，是澧水的支流郁水。前几年，两岸陆续修筑了河堤。修堤清基时挖出的泥土，完工后回填在墙脚护堤。春夏季节，河里来了洪水，如一只巨手，把高低不平的泥堆摸平，成一溜倾斜的河滩；又像一面大筛，把细土筛出带走，只留下大小不一的卵石。常有人从河堤留着的通道台阶下到河滩，踩着卵石跳舞似的走到水边钓鱼、洗衣、静坐、戏水。

我常在河堤上散步，走着走着，把头伸出护栏，往河滩上看。起初，只看见河滩上长出一些杂草，仔细分辨，有水芹、苍耳、葎草、鬼针草，还有青葙、狗尾草、麦蒿、野菠菜、一年蓬等，沿堤铺开，呈浅绿淡黄的颜色，河滩坡岸有了丝丝生气。后来，看见河滩上长出几丛斑茅，这儿一团，那儿一簇，远望去，像一个个大蘑菇或大草墩。斑茅虽是草本植物，却有三、四米高，根茎粗壮，茅秆直立，生命力极强。它在河滩上一落户，立刻显示其霸王野心，抢占地盘，肆意生长，迅速连成片，抱成团，河滩坡岸成了它们的最好家园。也有一些植物想和斑茅一争高下，斑茅丛中便可见一株木芙蓉，几蓬水麻，三五棵构树、枫杨。不出一年，褐黄色的河滩坡岸就成了一条天然绿带，与浅蓝色河水相伴而居，相映成趣。我看着绿茵茵毛茸茸的地毯，暗暗佩服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，哼着小曲，脚步轻快，心里惬意。

春天来了，去年的斑茅枯秆并未倒伏朽掉，而是依然挺立，一根根嫩芽从根部悄悄抽出，混在枯秆中，不易察觉，就像人间常说的扶上马送一程，自然界的新老交替很有秩序。等你发现，已然长成一两米多高，仿佛一夜之间的事。有鸟嗖地一下从河堤飞走，落在斜逸的枯秆上，昂头咻咻地叫，身子一上一下，荡秋千一样。临水的斑茅下，一只黑白大鸟贴水滑行，翅膀扇起细细波纹。岸与水交错的地方，长着水嫩的芹菜，有人挑挑拣拣地掐，游丝般的清香隔空顺风幽幽入鼻。葎草等植物填补了斑茅留下的空白，在河滩上徐徐舒展，绿意盎然。

进入夏天，斑茅嫩芽日益长大，枯叶枯秆悄然隐退，让位嫩叶新秆，仍其经风沐雨，锤炼成熟。一夜暴雨，河水上涨。我清早去河边观水，水位上涨好几米，矮处都上河堤了，不见了葳蕤的斑茅。斑茅遭受了灭顶之灾。我担心：斑茅会不会连根拔起？等洪水消退，我再去看，河滩上的斑茅在黑咕隆咚地浑水下呆了很长时间，一颗都没少，只是都顺着水流的方向倾着身子，拱手相送的样子。没几天，斑茅站直了身子，伸枝展叶，生机蓬勃。整个夏天，斑茅要历经多次洪水的洗礼和考验。斑茅十分坚韧倔强，不向洪水屈服，反而把其挟带的泥沙挽留一部分，借势借力做自己。如是几年，长满斑茅的河滩淤积了厚厚的土层，成为生长的沃土。

小鸟在斑茅丛中飞进飞出，呼朋引伴，视为乐园。水鸭在这里安家栖息，下蛋孵娃。纺织娘在斑茅间跳跃飞行，昼夜静鸣。蝴蝶在其中起舞，昆虫在这里演奏。小狗偶尔闯进去，追逐小鸟，东嗅西寻，或

撩起一只后腿滋滋。葎草、柔毛打碗花缠上了斑茅，欲借茅秆攀高枝，植物也想出人头地。有人蹲坐在水边的斑茅丛下钓鱼，像一只巨大的翠鸟盯着水面。斑茅地里是个活性世界，维持着奇妙的平衡。

斑茅的高光时刻在秋天。修长柔韧的叶片，轻盈曼妙的花束，款款深情的舞蹈，充满了生命的律动。紫色的花穗，当初是一支笔，以蓝天为纸，泼墨作画；是一把剑，直指长空，问鼎苍穹，有男子汉的英武气。不久，慢慢散开，蓬蓬松松，披头散发，紫气加身，随风摇曳，温馨烂漫。隔岸远观，一片紫雾，氤氲氤氲，典雅富贵。金黄的阳光洒在花穗上，细绒的丝穗发出金属般迷人的光泽，雍容华丽。斑茅紫色的花和栾树红色的果、银杏金色的叶，一起构成秋天清逸多彩、明净高远、富有诗意的画面。我每次散步，都会掏出手机拍下几张照片，记录这些美妙动人的瞬间。

到了冬天，斑茅花由紫转灰变白，长叶泛黄。虽有寒风冷雨，冻霜凝雪，但那花穗仍像一面面小旗挥舞，无大喜亦无大悲，坦然面对预定的生命程序。斑茅的生命状态，契合了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的一句话：真正意义上的活过，不是跟着别人走了多久，而是独自走了多远。

斑茅，俗名芭茅，是一种先锋植物，适应性强，耐贫瘠干旱。在南方江河滩地上，斑茅是主要植被类型，往往首批入住。斑茅群落稳定后，积淀的土壤为其他草本植物和柳树、枫杨等落户河滩创造了条件，最后逐渐被其他植物取代。它毫无怨言，又去开辟新的领地。斑茅不单单用来观赏，还有多种用途。味甘淡，性平，有活血通经，通窍利水的功效，可用于跌打损伤，筋骨风痛等症。嫩叶可作牛马的饲料，秆还可编席和造纸。很长时间，芭茅用来为人遮风挡雨，我们把茅做屋顶的房子称为茅屋。《五蠹》云：尧之王天下也，茅茨不翦，采椽不斫。茅茨就是茅屋顶。杜甫有一首著名的诗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。现在，有意保留或建造的茅草屋，成为人们怀旧恋乡、寻找记忆的去处。

斑茅除了实用价值，还有文化内涵。有人认为，我国古代祭祀、占卜所用之茅，应该就是斑茅。春秋时期齐桓公征伐楚国的借口，就是尔贡包茅不入。前茅，古指先头部队，发现敌情，举茅为号，后来用名前列茅，指名次排在前面。茅还可作为男女爱情的信物。《周易》说：拔茅茹，以其汇。贞吉，无攸疑。茅根相连，盘绕，寓意团结一心，借茅表达忠诚、高贵的人格精神。《六韬》所载，吕望坐茅而渔，也是以茅喻吕望（姜太公）洁身自好、修身养德的品格。

河滩上的斑茅自由散漫，自生自净，少人工干预，不刻意招摇，弥漫着荒原野地的气息，呈现小规模生物多样性的环境，是人声鼎沸城市中一种理想化的独特存在。一丛斑茅就有一个生命故事。恰恰就是这种原生状态，召唤我们放轻脚步，放慢节奏，回归自然，尊重生命，融入荒野。

不知有多少人读懂了河滩上斑茅的心思。



我家的吊脚楼

□ 钟钰伟（白族）



吊脚楼，中华文明一个跳跃的音符。无法追溯的起源，远到和文字记录无关。不知秦时的明月是否莅临过它的门前？聚集着山川河流的灵气，在岁月的长河里傲然挺立。多想穿上美丽的民族服装，走进它的时光。曾有诗人这样写吊脚楼。

而我家的吊脚楼，却可以追溯起源，它已有两百年的历史。建造在桑植县麦地坪村张家山上。张家山现没有张姓人家，山上住的全是白族钟氏族亲。我家吊脚楼依山而建，是祖上传下来的木楼。在我太爷爷时期，曾经一场大火烧毁了吊脚楼。随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爷爷兄弟重建。几根原木，撑起日月星辰。四角飞檐，撬开蛮荒瘴气阴霾。房屋全用木质材料，包括柱子、墙壁、地板、门窗。地基一层面石板，房屋地板离地基较高，可以防潮。木窗由人工拼制，雕刻有精美的图案。屋顶盖瓦，在卧室的屋顶会装几片亮瓦，这种瓦片透明，天亮了房主第一时间会知晓，起床劳作。

我家的吊脚楼属于白族三合院，房间分为灶房、堂屋、厢房。灶房为厨房，顾名思义，房内必有一口灶和火坑，灶主要用来做饭，使用时才生火。而灶房的火坑几乎不灭火源，炒菜烧水烤东西，很方便。烧柴的烟熏腊肉，肉香四溢，到大路边就闻到了。隔老远有人喊：今朝到你家逮腊肉饭！有些房间也会设小火坑，冬季取暖。堂屋由两扇厚重的木大门把关，四季敞开迎接八方宾客。进堂屋要跨过高高的木门槛，会客和举办一些祭祀活动都在这里。厢房就是卧室，我父母居住的厢房在最外侧。这间厢房外建有迁子，也就是悬空的走廊向外伸出，雕刻有精美的护栏，走廊上可以晾晒衣物，挂包谷。还可以俯瞰山下，美景一览无余。迁子下方是一片菜地，这也是白族吊脚楼和土家族吊脚楼的主要区别，土家族吊脚楼底层多是杂物间或猪羊圈，而白族吊脚楼底层是较厚实的架空层，楼下种菜地。三合院中间区域，宽敞亮堂，一块大草坪和一个岩塔，草坪上放养鸡鸭，晾晒衣物。岩塔由光滑石板铺成，晾晒粮食，闲置时作休闲娱乐的场地。岩塔上面布满了我和小伙伴们嬉戏的足迹，大人们农闲时在这里晒着太阳下棋打牌。还有很多活动都会在岩塔上进行，比如杀年猪、祭祖迎神、看戏、放电影、跳仗鼓舞和红白喜事摆宴席。

笑声中妈妈把我背下了吊脚楼！吊脚楼精彩的歌谣，总是令人魂牵梦绕。我家吊脚楼，文化底蕴厚。你看那大门口的八字槽门，最出彩。它面朝东方，门楣上挂着知音堂的木匾。俗语有云：八字槽门开，财神快进来，八字槽门开，民家佬的茶饭等你逮。这座槽门高大气派，大有来头，它建于清咸丰年间，躲过大火的蹂躏，躲过雷击山崩，昂首挺胸走来，依旧神采奕奕。保留了百多年啊。八字槽门，是典型的大理白族照壁式建筑，对于白族历史和民俗文化有很高的研究价值。围墙围住房屋，槽门作为唯一的通道，夜晚关闭槽门可防盗，古时还可以聚集族人将整个院落当成堡垒抵御匪匪。槽门外青石板路，一直铺到山脚下的七眼泉，石板路上挑水的男人往来不断，并边洗衣服的女人三三两两，说说笑笑。

我从小住在吊脚楼里，它承载了满满的回忆，可能没有楼房的光鲜亮丽，但岁月沉淀下来的温馨和故事，无法替代。早上晨曦透过亮瓦照进卧室，伴随着公鸡鸣叫，在慵懒中叫你起床。春和景明的午后，阳光透过斑驳的木窗洒进来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木质香气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而美好。吊脚楼的每一块木头、每一片瓦，都仿佛在诉说着它的故事，让人感受到那种时光流转的神奇魅力。

我们长时间住吊脚楼，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情愫。前年我家在吊脚楼旁边，新建了一栋高大的砖瓦房，但是父母仍习惯待在吊脚楼里。我奶奶90岁了，大伯姑姑们接她养老她不去，我们让她住新房，她也不答应，只愿意守护吊脚楼。因为我们都听惯了开门的吱呀声，人走在地板上的咚咚声。听惯了窗外的虫鸣和树枝的沙沙声，也听惯了雨水击打瓦片的叮当声和顺着屋檐滴落的滴答声。因为他们离不开吊脚楼，喜欢冬天围在火炕旁烤火，夏夜坐在屋外乘凉。还喜欢烧柴的烟火气，说通俗点，就是想在吊脚楼屋里和邻居唠家常，让乡音缠绕。大学毕业后，我一直生活在东莞、张家界等城市里，却始终惦念着古色古香的吊脚楼。吊脚楼啊，她不同于冰冷的钢筋水泥房，它有它的灵魂与生命，她有她的气质与温度，滋养了我们家族几代人。

风吹雨打，光彩依旧。我家的吊脚楼保存不易，常年轻经受蛇虫鼠蚁的肆虐和风吹日晒，漏风漏雨，也没有撼动一颗呵护的心。我父亲本来就会木匠活，后来又去学了瓦匠活，小问题就由他修修补补，解决不了的再请专业的木匠师维修。比如八字槽门，年代久远，修补的工序繁琐，桑植县文化局曾出经费修缮过一次。去年槽门主梁偏了，梁木门也关不严实，我母亲咬牙出钱第二次修缮。新房建成后，我父亲嫌弃吊脚楼，经常需要修修补补，费钱费力，不如拆掉。我母亲坚决不同意，她说，吊脚楼是祖辈留给我们的遗产，它延续我们家族的血脉，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它。

啊，古朴的吊脚楼，见证了无数春秋。

火坑中的星火，时时燃起我的乡愁。

槽门的风景啊，美不胜收。

浪漫的日子，潺潺的溪流，

淳朴的农民，家酿的米酒。

最放不下的，除了亲人，还是我家美丽的吊脚楼。

我这样在日记中写道。



八大公

于八大公山的葱郁画卷里扎根
似岁月的妙笔，绘就传奇的墨痕
千年的时光晕染，未淡其卓然神韵
生命的诗行在风雨中写就雄浑

那挺秀的身姿
像翠屏守护着一方灵秀天地
为飞鸟撑开梦的穹顶
是自然馈赠的典雅画屏

珙桐花若诗中的丽影
□龚国樑放在时光的章节
如花鸟画里的精灵
纯美若玉，沉醉辉煌
恰似月光洒洒枝叶
唤醒了山林的沉睡梦境
那柔美的轮廓是艺术与自然的共鸣
满树繁花似繁星
每一朵都蕴藏着岁月的绮情

其婀娜如佳人临镜
在幽林的舞台轻舞倩影
风抚云裳，有相思悠悠难尽
粉靥含愁，盼远人踏梦归程
纤手欲挽，却唯余清风徐行
将眷恋藏于花蕊
静候着春风的信铃

您俯身亲吻大地
与万物协奏山水